

大马政党新论

林良实的政治智慧

郑赤琰教授 著
大马新闻资讯学院

大马政党新论



林良实的政治智慧

林良实的政治智慧

作者 : 郑赤琰教授
策划 : 洪锡田
编委 : 林金树、章龙炎、张志楷
研究助理: 吴凯霖、洪俊娴、彭嘉燕、周佩诗
黄玉薇、黄佩莹、杨美清
封面摄影: 陈毅陵
封面设计: 陈毅坚
照片提供: 马华总部

出版 : 大马新闻资讯学院
Akademi Kewartawanan & Informasi Taima (AKIT)
4C & 4D, Jalan Petaling Utama 8,
Taman Petaling Utama, Batu 7,
Jalan Klang Lama, 460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电话: 03-7782 8871 / 7784 2871
传真: 03-7784 8576

承印 : BCH Press Sdn.Bhd.
No.6, Jalan Awana 14,
Taman Cheras Awana,
43200 Cheras, Selangor.

定价 : RM30.00

出版日期: 2004年9月
ISBN 983-41580-1-7

作者简介



郑赤琰教授是大马新闻资讯学院院长兼马来西亚政党研究中心主任。郑教授曾是香港岭南大学族群与海外华人经济研究部主任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政府行政系教授、系主任。

郑赤琰教授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咸顿校园政治学博士、加拿大西安大诺大学政治学硕士、新加坡南洋大学政治学学士。在港执教期间，郑教授主持和推动族群、海外华人、客家学、海峡两岸关系等研究，同时领导筹组了不下20个国际学术研讨会，成为国际知名的海外华人研究学者，1986年得到 Fulbright Scholarship 在美国的教研交流，业余更志力撰写政论，为本区知名政论学者。出版工作除主编十多部学术书籍外并著有《钓鱼政治学》、《养狗政治学》等。《林良实的政治智慧》是他第一本研究马来西亚政党的专著。郑教授酷爱钓鱼，足迹遍及五湖四海，乐此不疲。



序

马华公会总会长
拿督斯里黄家定

马华公会自 1949 年正式成立至今 55 年以来，为维护华族权益与维持国家政治稳定、促进民族和谐以及加强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在紧急状态期间，马华不但阻止英国当局把大批华人遣送回中国，而且协助被英国殖民地政府强迫迁移的华人新村村民。

马华成立之后，就鼓励和协助华人申请公民权，使他们成为马来西亚的公民，并争取到在独立之后出生的华人自动成为公民，使华人能够以公民的身分在马来西亚的阳光下生活与发展。

马华早期领袖高瞻远瞩，与代表马来人的巫统和代表印度人的国大党组织联盟，使马华从国家在 1955 年自治开始就成为由各族分享政权的联合政府内代表华族的成员党，维护华族的政治权益。在联盟扩大为国阵后，马华继续是联合政府内的第二大成员党。

在马华历届总会长和中委会、基层干部与党员不懈的努

力，加上获得华人的支持以及巫统的合作之下，马华成功维护及争取华族在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各领域的权益。

在政治领域，马华有各级代表参加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参与政治决策。在经济领域，华族在工商界有很好的发展，在专业领域也有不俗的表现。文化方面，华族有本身的各种社团，庆祝各种传统节日，有华文报章和杂志，也开展不同层次的文化和文学活动。在教育领域，华文小学属于国家教育的一环，华裔可以在华文独中念书，国民型中学有华文班，还有以华文为主要媒介语的学院，个别国立大学也设有中文系，以及政府允许民办大学的设立。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和马华参与分享政权分不开的。

马华历任总会长都为争取华族的权益全力以赴。刚卸任的总会长敦林良实从1986年上任到2003年退休，历时17年，是在任最久的总会长。他在退出政坛之后，仍积极推动拉曼大学的建设。

敦林良实临危受命，在马华处于最低潮时出任总会长，充分发挥其领导才华，在任内扭转形势，把马华建设成获得华社大力支持的强大政党，这可以从马华在历届大选中的成绩反映出来。

他服膺中华文化传统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在总会长任期内运筹帷幄，运用政治智慧解决了马华党内、华社及国家所面对的多项问题，居功厥伟。

郑赤琰教授是马来西亚的著名政治学学者，他长期在香

港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但他心怀祖国，在大马新闻资讯学院成立政党研究中心，对我国的政党与政治进行客观的学术研究，这种务实的做学问方式值得赞扬。

郑教授所研究的第一个政党是马华公会，而他所做研究的第一部学术结晶就是《林良实的政治智慧》。我们期盼郑教授再接再厉，有更多关于大马政党与政治的学术著作面世。

黄家定

自序

作为一个多元宗教，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马来西亚能够建立一个稳定而又繁荣的社会，而且还是在短短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实现，那确是举世罕见，也受到世界的肯定，鉴定为一个多元种族成功建国的例子。否则举世敬重的南非黑人政治家曼德拉便不会公开远道前来吉隆坡取经，曼氏所处的南非共和国长期以来受到白人政府采用种族隔离的政策所种下的黑白种族仇恨，要把他们团结一道重新建立一个种族融洽的国家，若没有成功的例子给予借鉴，很难想象。他能做到的恐怕也只有放手让黑人展开大清洗，把白人悉数赶出去。

事实上，白人政权最终之所以将政权交回黑人，结束臭名远扬的「种族隔离政策」，也正是国际压力愈来愈紧，国内反抗已无法压制。最后只好把政权交给曼德拉，希望他能挽救一个濒临种族大对决的危险局面。曼德拉上台不久，便想到马来西亚可供借鉴，前首相马哈迪给了他信心，并告诫他成功或失败关键在要把资源丰富的白人留住共建一个和谐的多元种族的社会。曼氏回国后花了好几年时间，以多元国家的蓝本，深入调查问题所在，最后写成了七千多页的报告，马来西亚给他的是成功的信心。

在学术上，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之间，种族冲突问题所造成的政治祸害已公认为国际三大政治灾难的要素，而且还比其他两大要素的宗教与意识形态更具破坏力，更难有彻底解决的方案。具体的例子，古今不胜枚举。远的不必说，就在东南亚，单是华族被暴力冲击的例子就已举世轰动。1965年的印尼大排华，血流成河。逃生海外的更是难以统计，单是中国就已收取难民超过30万人。1998年金融危机所引爆的政治危机，印尼又一次发生了大排华灾难，公开奸杀妇女的镜头还广为世界媒体所报导，卷起了另一次华人大逃亡，也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另一个例子是1970年代末与1980年代初的越南大排华，北逃到中国的有好几十万，投奔怒海逃生的难民据联合国统计葬身海上的不下50万人，其中八成是华族，生还被各国收留的难民也不下200万人。这只是大案，其他小例更不计其数。

马来西亚在建国前十年与后十多年的二十多年里也都面临到类似的种族大冲突。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大暴动，便把国家陷入紧急状态。但这一次的极度危险也警醒了全国上下，不分种族，明白到种族问题即使有解决的方案但也要给予充分的时间，要冲突双方充分合作，十足忍让，更要有极具政治智慧与知识的政治领袖，要有能整合政治意见，要团结族人，又要有能与友族政党充分互谅互解，要有坚定沟通信念的政党。更重要的是双方对国家体制要有信心。「五一三事件」的正面影响是奠定了华巫两大种族之间对危险的共识，有了这个共识便产生了双方合作的诚信。

早在1957年独立之前，马华公会便已组成而且创党先辈也早已认定，要建立多元种族国家必须要与代表其他两大种族的巫印政党共谋共事，因此巫统与马华率先在1953年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上合作共组市政府。接着在1957年取得政权时也以华巫印三党联盟的方式执政。但有了合作意愿，民主的政治平台，还要从具体问题上找出整合可行的方案，这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能达成，其中人事的复杂，政府资源的匮乏，治国经验有待充实，都要留待时日去纾解的。

马华公会在建国过程中的丰功伟绩，不单是在重大而根本问题上正确领导华族不断加以克服，例如在公民权问题上，种族优惠权政策上，语言教育问题上，治国理念上等等，尤其是坚定信念致力寻求与巫统、马国大党合作，马华公会的成功领导华族是建立多元种族社会不可或缺的因素。

为林良实写评传，特别标榜他17年领导马华公会所展现的政治智慧与知识，目的不是为他个人歌功颂德，而是为马华公会功绩之领袖贡献一个环节作出学术性的探讨，与事实性的记录。为了做好与做出全面性的研究，本人特别组织了一批国际知名学者，借重「大马新闻资讯学院」的资源，同时更器重本国关心政治，热爱国家的热心人士的参与，因此特别成立了「马来西亚政党研究中心」。首先集中精神研究马华公会，对会长的研究首先选择林良实。除了他在任最长，建树多而又适逢他退位，一切记录还容易取得的理由之外，更重要的是取得他的同意与合作。我告诉敦林，写他不是为他脸上贴金，也不是为马华公会树碑，也非为华族讲公道是非，

个人与党的贡献与否自有公道在人心。尽管总有人有话说，但国家的建树，政府的稳定，社会的繁荣进步与公民个人有安定与发展空间，主流认同是不容否认的。但更重要的是研究马华公会与华人政治是要在学术上建立一个多元种族政治成功的个案，学术工作在于充实人类学识，马华公会研究正可为多元种族政治建立成功的实例。

在研究林良实的过程中得到马华公会诸多领袖的协助与提供宝贵意见，其中黄家定、陈广才、韩春锦、曾永森的鼓励更是本书写作的动力，而丹斯里丘思东的资助与提供宝贵观点更是为本研究计划开展提供了基本条件，本人特别感谢他。当然，写敦林无敦林的同意与协助，是不可能成事的。

最后得到大马新闻资讯学院同人的工作配合，其中洪锡田、林金树、章龙炎所投入心血与大量时间为本书搜集资料，其他编委们的文字处理工作，以及卢诚国、许金汉和马华总部职员协助，本人都深表感谢。此外远在英国 Durham University 执教的前学生张志楷，在中文大学当助教的吴凯霖也都在本书校对花了不少功夫。在此都一一申谢。

郑赤琰



目录

序	ii-iv
自序	v-viii
第一章：绪论	1-30
第二章：政治文化背景	31-48
第三章：各族携手共进	49-72
第四章：双赢经济策略	73-102
第五章：致力捍卫华教	103-130
第六章：化解危机能力	131-150
第七章：川流岁月	151-169

第一章

绪论

（一）近代政党政治在东南亚的历史不算长。在殖民地统治时代，虽然间中也出现过反殖民地政府的政治组织，不论他们是文攻或武打，都不受承认为一个合法的政党，而且寿命也往往很短暂。就马来西亚来说，在独立建国的1957年之前，马来西亚与新加坡虽已在1946年被英国强行分家，唯两者仍在英国殖民地政府统治下。但由于英帝国早就在1932年有意重振其帝国江山，改用“大英帝国联邦”的架构，以面对遍及全球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建国的政治运动，希望藉一个较为松散的政治关系，给予殖民地有更多的自治权，最后自治政府趋向成熟及再酌情给予主权独立建国，不再受英宗主国的统治。因此在1932年开始，在安排自治政府的过程中，合法政党也就在英殖民地先后出现。

马来西亚政党简史

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也都如此。当时由于两地从属于一个殖民地政府，初期的政党出现也都不分彼此，而且主要都是以受英文教育的知识界中产阶层为领导核心，党员也多有同样背景。他们的出现也不是偶然，因为他们与当政者接触比其他不同教育背景的人较为密切、政治讯息也较灵通，而

且也较得当政者信任。也正是如此，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利益也未必全面涵盖到其他社会阶层。由于殖民地统治在经济上的开发需要，大量引进了华裔与印度裔的劳工，把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种族社会结构大大改变了，由原来的马来单一社会改成华、巫、印三大种族的多元社会。可以想象得到的是初期政党所得到社会认同很有限。

后来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军对英殖民地政权的破坏，大批华巫印基层投入了政治运动，他们所能争取到的社会认同也就更有限。这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以代表种族利益为号召的政党先后纷纷成立可见一斑。例如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代表整体马来民族的利益。马华公会，代表华族整体利益。马来亚印度国大党，代表印族整体利益。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以解放泛劳工界不受殖民地政权剥削为其政治斗争的目的。劳工党，代表工人阶层利益，与马共不同的是前者转入武装斗争，后者则主张通过合法政党活动取得政权。这些新兴的政党很快便取得了它们所代表的族群广泛的认同。它们的出现，吸收了大量的族基党员。政治势力庞大，一旦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作为取得政权的唯一管道，原有的非种族性政党，也就很快被架空而消失。

在这以种族为界别的政党出现过程中，被华族为主要认同的政党却有好几个。马共、马华公会、劳工党、以及后来成立的民主行动党、民政党、砂拉越人联党与沙巴的联合党，都有这种情况，这说明了华族的政党政治认同，情况远比他族为复杂。例如，马来族的政党政治认同，虽出现过以拿督

翁为领导的独立党（IMP）与布斯达曼为首的人民党（Party Rakyat）。拿督翁曾因为不满于种族性政党的结构方式，认为这有碍于建立一个种族整合的公民社会，他是巫统的主要创办人之一，而且还是其党主席，在任主席期间力倡开放巫统接受其他种族成为党员。但党内抗拒力很强，不果，辞去党主席与马华公会主席陈祯禄之子陈修信合作组成多元种族的独立党。同样陈修信当时也曾力劝其父开放马华公会接受其他种族入党。可是后来事实证明独立党的道路行不通，最终以失败告终。拿督翁后来组织以维护马来人利益为号召的国家党，但也不成功，因而息影政坛，而陈修信则回到他父亲身边，从此全心全意发展马华公会。

独立党失败的经验也同样发生在布斯达曼的身上，他成立人民党的目的是想通过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一般平民大众争取一个属于他们的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辉煌年代，社会主义成为反殖反帝的敌对势力，布氏以为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人民党可以团结到作为殖民地的马来亚人民，但是他所能争取到的也不过是少部份的马来工业人口。

在此同时，另一批华巫政治领袖也持着社会主义的信仰组成了劳工党，以为像英国工党那样，可以立足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工界而取得政权。英国工党成立以来首次在战后取得英国政权，也是社会主义信仰者，他们的成功，无疑给了马来亚社会主义者无比信心。可是经历过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的努力，劳工党也只能在部分华印两个种族的园丘与其他小型工业劳工中立足，对于马来劳工界却没法突破壁垒。

人民党与劳工党的经验都很突出地显现，即使是同属劳

工界，都没法用社会主义的共同意识形态一而贯之。两党为了合作，也只能像马华公会、巫统与马来亚印度国大党采用政党联盟的方式组成社会主义阵线，以资合作，但却始终没法再进一步，解散各自的政党而用社会主义阵线溶合两党。劳工党后来也因党内意识形态之争而出现严重分裂。控制该党中央领导层的极左派认为通过议会选举方法无法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而决定放弃议会斗争，杯葛 1969 年大选。该党在 1970 年代以后也就宣告销声匿迹。人民党则仍独立奋斗，但始终没法与另一个巫基党的巫统一争天下。

与人民党与劳工党类似也想以意识形态来团结各族人民的还有马来亚共产党，该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因为参与英军的抗日战争而受到英国的青睐，提供武器给他们在森林打游击战抗日。日本军投降后，英军重返恢复殖民地政权。与此同时，马共也重返森林进行武装斗争。虽然马共的意识形态很强调阶级斗争不分种族，而且还不断努力想在马来群众中建立起斗争的力量。但是该党的武装部队或外围的群众组织属于巫族的比例却远比华族的为小，华族占九成以上。这种没法取得相同比例马来族群认同的困境首先在马六甲的州党组织中被认识到，而且认为若得不到巫族广泛的支持，马共的发展会受到严重局限，也达不到广泛团结各种族共同推翻殖民地政府的目的。但这种困境虽早就被一些马共领袖所认识到，可是在独立之前的 1955 年华玲会议上，代表巫统，马华与新加坡的领袖东姑阿都拉曼、陈祯禄与马绍尔，与代表马共的陈平与陈田却无法达致协议。双方的最大困结出在马共无法接受解散该党与停止活动的条件。